平生文字著青史

怀 人

童银舫

邵洛羊先生是2016年1月19日在上海去世的，享年99岁。邵先生出生于1917年2月6日，如果再增寿10多天，那就是百岁了。

今年邵洛羊先生100周岁冥诞之际，我找出了邵老生前写给我的31封亲笔信，一字一字输入电脑。又将书房中收藏的他的全部著作集中在一起，摩挲良久，思绪万千，却无法落笔。

我从小就崇拜名人，特别是从家乡出去的名人，更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在21岁那年，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编写一本家乡名人录，从书刊上见到国画评论家邵洛羊先生是慈溪人，就冒昧地写信给他（寄往上海中国画院），索要他的资料。信寄出后，我颇为惴惴，也有些后悔。我是一个无名的农村小毛头，人家是大上海的大名家，他会理你吗？

不想过了几天，就收到邵洛羊先生的回信。他在信中不但提供了简历，还对我的写作表示热情支持，甚至用上了“殊为欣喜”“实为福音”这样的鼓励之辞，还毫无保留地留下了家里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一年后，我入县志办工作。邵洛羊先生年已古稀，我就一直称他为邵老。

1989年9月，宁波市举行首届艺术节，邵老与同是宁波籍的书画家高式熊、周慧珺在宁波钱币博物馆举行了三人书画展。他写信给我，邀我参观，并安排在华侨饭店单独会面。我第一次见到邵老，心情紧张。邵老嗓门很大，一句“五年才见小老乡，原来老乡是后生”，让我拘谨的状态释缓了许多。我随身带去一本当时无法出版的书的校样，邵老安慰说，这本书很有用，现在不出版不要紧，将来肯定会有人赏识的。

1994年杨梅节期间，时任慈溪市委宣传部长的费志军想邀请邵老回家乡观光并征询他对家乡文化建设的意见，嘱我先与邵老沟通。我写信给邵老，他接信后立即决定在家乡举办个人画展。费部长也是雷厉风行，在不到一周时间里，安排好了画展具体事宜。6月20日，邵洛羊画展举行，这是邵老的第一次个人画展，自然十分看重，也十分开心。《慈溪报》更是连续三次报道，成为慈溪文艺界的一桩大事。

通过这次画展，邵老与费部长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费调任宁波日报副总编，于2003年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大楼一楼建成邵洛羊艺术馆，开宁波市为在世艺术家创建专馆之先河。开馆那天，86岁的邵老激情满怀，声若洪钟。

2005年10月11日，宁波美术馆开馆，年将九秩的邵老应邀出席。我为邵老夫妇拍了一张合影，二老笑容满面，神采飞扬，据说是他们晚年最满意的照片。那天，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慈溪籍画家陆一飞先生也出席开馆仪式。我们几个慈溪老乡相会，有说不完的话。谁料下午陆先生回沪，刚上火车就因心肌梗塞猝死。邵老回沪后闻此噩耗，来信深表痛惜：一飞在甬，最后一天的上午影形不离，并椅叙首，共桌啜食，同上主席台……世间悲欢离合，太多意外了。

此事给邵老的触动很大，他决定“服老”。他在信中说：我主持的《中国名画鉴赏辞典》，在继《中国美术大辞典》后，将在明年清明前后竣，之后，文字拟少写了，有兴，写写字，画点画，少少的，要散淡一点为好，亲朋都这样劝我，我要有点自知之明。

邵洛羊赠作者的国画《白玉兰》

邵洛羊先生是美术理论界的权威，更是编纂辞典的高手。他是《辞海》编委暨美术分科主编，《中国美术大辞典》主编，《中国美术辞典》和《中国名画鉴赏辞典》副主编。邵老担任这些权威性的辞书主编，并非挂名虚职，而是全力以赴，既总揽全局，又具体撰稿。

说起编辞典，邵老曾两次邀我参加。1994年，上海某大学拟在百年校庆时，编撰出版一部《中国当代美术家大辞典》，请邵老担任主编。邵老准备组建这本辞典的编辑部，想邀我参加。他来信说，大学里有宿舍，有食堂，有办公室，是否同意借调一二年。那时，我刚调到乡镇工作，他认为是“埋没人才”，想给我创造条件，发挥才能。我很感激邵老的好意，但因种种顾虑，未敢答应。想不到隔了不到两年，他又来信：“明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拟组织力量，编一内容宽博、装帧精美的大型辞书《中国美术大辞典》，我又想到你。不知能来参与工作否，这是本旷世之大典也。”我再次辜负了他的好意，也与这两部大辞典失之交臂了。

邵老喜欢啖杨梅，我每次去他家送杨梅，他总是高兴得不得了。因杨梅娇贵，不易保存，他就把当天吃不完的浸在白酒里，做成“烧酒杨梅”日后享用。记得某年我送杨梅去，或许因旅途劳累，或许是肚子不适，总之，形容憔悴，一副病态。邵老见后一再嘱我“身体要紧，千万当心”。数月后，他忽然汇来1000元，嘱“冬令进补”。我想退回，邵老说，你若退回，以后就不要来我家了。

记得慈溪市文联主办的《三北》文艺季刊在创刊5周年时，我受托向邵老征稿。邵老立即画了一幅《新竹——指日排云》，画精，意佳，令人拍案叫绝。可惜后来文联多次搬家，此画不知去向。再后来，我兼职《浙东》后，向邵老约稿，他很看重家乡的这本杂志，先后发表了《老骥奋蹄尚可驰》《留住吴昌硕》《从风风火火到青青绿绿——从事中共地下斗争和美术活动史略》《桂真一大夫》《评析“海上画派”》等文章。去年邵老去世后，《浙东》全年的4期封面用的都是他的国画作品，以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

我与邵老因乡谊和文字的缘由，交往30年，知遇之恩，终生难忘。斯人已逝，临风怀想，不觉潸然伤感。

甬城绘

效实中学

宁波效实中学创办于1912年，原系私立中学，1938年设分校于上海，1956年改为公立，更名为“宁波第五中学”，1980年复名为“宁波效实中学”。该校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从这里走出过不少名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杰出的代表。

（丁安 绘）

古风犹存力洋村

乡 愁

杨小娣

力洋村是宁海县八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之一，始建于唐代而盛于宋、元、明、清。位于宁海东部，距县城28公里，北依盖苍山（茶山），南濒三门湾，兼山海之优，民风古朴。力洋得名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因村东山上有栗树得名栗洋，有说因地势偏海湾之内，从里洋演化而来。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记载，力洋的行政村名是宁海县朱开乡辟邪里十七都。明清之际，一些文士秀才因其位于“苍山之麓、沥水之阳”更名为“沥阳”，后又改为沥洋、力洋，沿用至今。

唐朝之前，力洋周围还是海洋，只有附近的蛇头山等地有零星住户。据东仓《叶氏宗谱》记载，唐朝末年的吏部尚书叶温裕从天台来宁海游历，见宁海山川秀美、物产丰饶，遂生迁居之意，一路东行过力洋到中堡而定居。又记载：南宋丞相叶梦鼎少年时代曾从台州赴考回来，在力洋岭脚憩息时捐资建庵名曰“沥阳集庆庵”，继又扩建两厢，辟为书院，一度在此读书，此时力洋已具有完整村落。民国以来，力洋历经建乡、建镇、建区，都是乡镇治所。1958年，宁海、象山两县合并为象山县，县城一度设在力洋。1961年，恢复宁海县建制。1962年，宁海县人民政府改镇名为“力洋”。现今，力洋是三门湾历史文化后院。

力洋村的大多数古宅既体现沿海渔村的雄浑和粗犷，又有江南民居的精细与纤秀。力洋先民好龙，建筑装饰也以龙图案为主，无论木雕、砖雕还是石雕、灰塑，皆惟妙惟肖。也喜用碎瓷片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古老的青花瓷碎片被装饰在门楼及马头墙的灰塑上，或安插在围墙顶端堆塑的龙脊上，既象征龙鳞又可防人攀爬，好看且实用。

现存的力洋古建筑大多为叶氏古宅，共有19处，12处保存完好。这其中，“上大份”叶氏古宅保存得最完整、最原汁原味，被省里专家称为“浙江东南第一大豪宅”。因其南向并列五门又称为“五门大宅”，宅主为叶氏长房叶善瑗，国学生，于乾隆晚期建成此大宅院。建筑占地2500平方米，坐北朝南，四周竹木成荫，外有小桥流水，整个大宅呈封闭状态，是一座“回”字形四合院。大车门是石库门，二门是木制围屏门，石板大道地，中堂梁上雕刻有倒挂狮子，堂左右有通道通向后堂，共有六套厢房，为走马楼样。屋脊上均有龙形砖雕，屋脊中央雕嵌景泰蓝大圆盆，大门两侧墙上有狮子绣球灰塑，配有“福寿”等大字。屋脊是龙，墙上是狮，突出了力洋的山海文化。各类灰塑历200多年风雨，仍完好如初，据考证，它们是用上等蛎灰拌和糯米作为黏合剂，所以能耐久不败。

另外出名的还有叶家祖宅，系明代建筑，原名鲍家庄，是叶温裕后裔叶乾仁自岭峧迁居力洋后买下的古宅，后成为叶氏创业发祥地。大翻译家叶水夫故居原系傍水建筑，今仍存两道石库门，檐头上有一“独占鳌头”图案的灰塑，透出科举文化的印记。雕梁宅中存有唯一一根雕刻着“四凤穿牡丹”的大梁，堂前四根两头小、中间大的梭形大廊柱标志着唐宋以来的工艺，乃国宝。连科宅得名于宅墙外的灰塑图案，一只鹭和一株莲荷相依，寓意“一路连科”，宅主叶氏也确是清代科场得意者，一门三贡生。其他许多古宅，不一一列举。

大宅群东侧沿着大宅墙根与大路之间，自北至南有一条大水沟，如护城河般护着大宅，俗称“大水圳”，环流全村。每栋大宅的东首门户铺有宽窄不一的石板桥，接通对面的石子大路，构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生动画面。可惜现在很多石板已损或被水泥路湮没，大水圳也断续隐没。

在这片诞生过古老传说、流传着传统歌谣、衍生了舞狮剪纸等非遗技艺的文化沃土上，也诞生了一批中外闻名的风流人士：叶颂清为辛亥革命志士，陆军中将，曾义救童保暄，后从军中急流勇退，劝学办学；叶沛婴是早期大学教授，为叶元龙、马寅初得意门生，宁海中学创办人之一；叶裳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抗日战争爆发时，任79师少将副师长驻节浙江，是位坚定的抗日将领；叶漆为叶颂清子，抗战勇士，1941年湘江布雷，击沉日舰“西美丸号”等多艘，荣获国家勋章；叶水夫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研所所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译著作品千万字以上……一个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为力洋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力洋老宅子（尤才彬 摄）

消暑小吃“冻蒲”

回 味

桑金伟

盛夏季节骄阳如火，日前在慈溪观海卫镇杜家桥村为老人们义务拍摄金婚照。临近晌午，一位大娘端来一碗小吃，没想到居然是“冻蒲”，一看一闻，形态和气味非常正宗，连那只“冻蒲碗”也很地道。于是顾不上斯文和客气了，“咕噜、咕噜”几声滑入喉咙，凉爽润嫩，“就是这个味儿，好吃，真爽！”

这一碗“冻蒲”勾起了我的回忆。只是，该怎么正确称呼它，不免要花点笔墨。“冻蒲”是过去流行于苏浙一带的经典消暑小吃，它的称谓很多，写法各异，光在我们慈溪，西部称“凉粉”，东部则称“冻蒲”。“冻”的写法问题不大，“蒲”的写法就五花八门了，“冻蔀”“冻脯”“冻潽”等不一而足。据说丽水一带称为“苦籽腐”或“木莲腐”，因为做“冻蒲”手法类似于做豆腐，故称“腐”。其实我们习称其为“凉粉”并不确切，因为易与北方的“凉粉”相混淆。这两种“凉粉”是完全不同的，为了以示区别，又不放弃“凉粉”的称呼，现在也有人把南方的“凉粉”称为“白凉粉”。

北方的“凉粉”主要食材是豌豆粉、绿豆粉或米粉、面粉，口味以咸为主。而传统的南方“凉粉”的主食材是一种植物的籽。如果说北方的“凉粉”是一种饱肚的点心，那么传统的南方“凉粉”则是一道清凉解暑的小吃。

其实“凉粉”或“冻蒲”较规范的称呼应该是“木莲冻”，它的主要成分是木莲籽的胶汁。有时要说清楚，“掉书袋”也免不了，据权威的大词典载，可称为“木莲”的有三种植物：一是常绿乔木，花如莲，果穗球形，俗称黄心树；二是木芙蓉的别名。白居易有《木芙蓉花下招客饮》诗，“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说的就是此花。网上一些“木莲冻”文章，引用了这诗句，其实是张冠李戴；三是薜荔。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八·木莲》释名时说：木莲即“薜荔、木馒头、鬼馒头。”又参阅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木莲》：木莲即薜荔，自江而南，皆曰木馒头。俗以其实中子浸汁为凉粉，以解暑。

观海卫杜家桥村老人自制冻蒲

夏日里，喝碗冻蒲最消暑 （桑金伟 摄）

看来家乡的冻蒲就是木莲籽做成的。木莲，是一种蔓生的常绿灌木，别名很杂，有牡赞、木莲藤、过水龙、辟萼、石壁莲、木瓜藤、石莲、凉粉藤、抱树莲等。它常生于树上或村边残墙破壁处或山坡上，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果实具有通便、祛风除湿、消肿解毒、补肾、通乳等功效。家乡的野生木莲，四五月开花，六月结果，九十月可采果，成熟的果实富含大量果胶。摘回的果子洗净后切成两半，晒干，然后将果籽挖出来备用。木莲籽可制凉粉，也可制作木莲豆腐。

鲁迅先生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可见过去木莲在我们这一带很常见。

我出生在浒山北门城楼附近，我们叫城楼下面的通道为“城洞”，是早年从北门进慈溪老城区的唯一街道。城洞是纳凉的好去处，里面总有一副“凉粉（冻蒲）担”在待客。浒山城里那时已经有了棒冰，城洞里也有售。记得冻蒲是每碗6分，白糖棒冰是每根3分，上了年纪的人会在城洞内一边休息一边喝冻蒲，我们孩子更喜欢吃棒冰。烈日下，进出城的匆匆过客，端上一碗晶莹透亮、清冽可口的冻蒲，吹一下从北城河刮来的穿堂风，坐一会儿凉屁股的石凳，也算是一种享受了。

离浒山不远的宗汉新塘老街上，早年也有一个冻蒲摊。摊主人叫何贵灿，已经不在了。记得他的冻蒲担子由一根扁担和二只木桶构成，配以小桶、放食糖的镴瓶、小铜铲(勺子)、3个镴壶、几盏冻蒲碗等。

我特意寻访到了何贵灿的儿媳和孙子，对冻蒲的制作过程加以核实：把0.5公斤的木莲籽放入纱袋中，用绳子扎紧，在水里浸泡几分钟。然后将其在冷水中反复搓揉，不断挤出籽里的果胶，直到挤完为止。这样小桶里约有一二公斤木莲籽的母液可备用了。再打来上好的井水，0.5公斤的木莲籽大约可配三四十公斤井水，这是一天的用量。过去，既无冰箱又没冰块，全凭井水带来的凉意。最后是取一定量的母液与一定量的井水融合，搅和时可加些茄子汁之类，以增加凝固作用。10多分钟后冻蒲即成。冻蒲是随制随卖的，不能一次性全部搞好，否则易化为水。

客人来了，用小铜铲把冻蒲一片一片舀入碗，像舀豆腐花。冻蒲碗足高底浅面大，煞是好看。舀时不可乱搅，乱搅也容易化为水。在每碗冻蒲上，再浇些醋水、糖水、薄荷水，要是撒上少许桂花则更佳。

问及何老的冻蒲担子，60多岁的孙子答说：分家时给了小伯。于是寻到小伯妻子，她说：早就卖了。又找到那买主，说是几年前让古董商收去了。我终于死了心。

“现在超市里冻蒲也有得卖”，妻子说。我一看，品名叫“木涟冰爽”，“莲”字加了三点水，莫非是新品种？后据业内人士说，现在诸如“木莲冻”一类传统消暑食品，一般不再用木莲籽了，故用“涟”或“槤”字来代替。它们普遍采用魔芋粉、藕粉或卡拉胶等凝固剂加上白糖、薄荷香精等原料制成，但因为晶莹透亮的外形和清爽嫩滑的口感，依然好销。